

飛鴻亭集卷之五

秀水吳鵬萬里父著

長孫惟貞校刻

序

谷近滄入京序

今夫大臣一身任天下之重世固以覆育衣被之
澤望之凝庶績熙帝載皆其所有事是豈挾數任
智淺中隘量者之所能濟故必如川如岳具寬裕
闕博之德量而濟之以才識庶乎遊刃有餘成光

升江高集卷之五
明俊偉之事功耀當時而名後世自昔裴晉公洞
開城府致位台衡為社稷宗臣韓忠獻式遏寇虐
再定大策調兩宮而聲色未嘗為之動二公者以
一身係國之輕重安危惟其德望素孚事適機宜
而風采可畏愛故也兩浙自罹寇變十數年于茲
淳漓樸散財殫力憊民習于便儼狡詐日益多故
隆慶初載公膺命撫臨東南至之日詢民情稽
往牒審興革酌利害抑浮費汰冗兵剔蠹禁奸獎
賢激濁兩浙之政無遺便且惓惓焉詢疾苦訪遺

逸有一士一言之善未嘗不延攬聽納施諸行事
吏以刻核鷹擊自眩公懸權衡令取平焉而巧詆
者無所售蘇松間善訟者多得志浙人乘風效尤
小大慄慄不能謀朝夕公下令禁戢無復敢有誼
譁夷寇發難于閩廣勢日熾矣其黨遐聽聲威終
不敢鼓鯨鯢之毒侵軼我疆土歲已巳海鹽潮大
溢秦駐天關之隄潰公亟檄脩築鳩工庀財不愆
於素三閱月而功成屹然樹巨防焉公不動聲色
而使吾人安堵如故即晉公忠獻復何多讓今年

三月公晉陟少司馬仰惟我 皇上率循典制大
閱兵戎於郊選將誓師布昭 神武既而罷本兵
之不勝任者更擢才望入貳左右修攘至計於是
乎在公自今贊 廟謨而綏萬邦輔翊中興成光
明俊偉之業以垂令聞於無窮誠在斯行矣惟時
藩臬長部君陳君暨諸司需言為贈某老且病久
矣弗托於文何詞塞委雖然聞之晉公畱守河東
還朝而人致其思忠獻鎮北門萬姓懷德立生祠
以無忘瞻戀公行矣百執事親挹儀刑而某也又

雅辱公知其敢忘於言竊謂公海豐人也地當瀛
博之左泰嶽蜿蟺磅礴雄峙亘列乎其前元氣蓄
積必有發于人者公產其間天固啓之故自弱冠
登朝敷歷中外所至著聲烈為士林冠冕今且凝
神靜薦順物自然而無容心此妙道之行與天為
徒者由是而踐鼎司秉樞要盛德大業超越前人
奚啻海之增而益深山益高也夫誰能及之於是
藩臬大夫咸曰然遂書為贈

陳虛峰遷南太僕少卿序

予嘗仕遊嶺服歷覽八桂之區見山水之勝甲於
寰宇其元氣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傑材德之彥
出乎其間每咨詢焉而得所謂虛峰者方以給事
謝病居草堂山下杜門却客與其兄西山互相師
友修身砥行討論古今稽合世務至天文地理占
候遁甲曆律之書靡不揆究得其本原當是時予
既知虛峰之賢心竊慕之以俗鞅羈繫欲定之交
而未也頃者承司空之乏值虛峰為都給事因獲
朝夕繼見熟聞其言議恒持大體不苛屑細故至

於政務機要有不容唯唯者侃然無所依違其器
度凝定真足以負重而致遠固士林之秀人倫之
喬楚也夫崧嶽降申璿源方折若虛峰非所謂魁
傑材德之彥鍾乎元氣者哉今年夏南太僕寺少
卿缺員天官疏名請於上命虛峰以往太僕周
官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滁陽專命以司
馬政百八十餘年世久法弊比來邊郵告急監牧
孔艱得虛峰以往固將推塞淵之心以施諸政蓄
養蕃息以整戎行而成富國疆兵之業其在茲行

矣雖然莊生有言馬之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真性也燒剔刻錐連之以羈羈編之以阜棧則馬之困者十二三矣饑渴馳驟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則馬之斃者過半矣其在人也亦然是故啟大所以成裕博厚所以載物贊化育參天地乃天德王道之大端也一切以瑣屑從事束縛馳驟使之不盡其材任之不由其道則民何所措手足哉故曰治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虛峰負任重致遠之具揚聲紫微振翮雲漢柱清廟而康濟

流品業可指計慎之哉以善馬者施于有政推其素所蓄積使人益以信材德之彥其作為果與人殊豈偶然者是行也同官謝岷山部冠山以予嘗遊嶺服雅知虛峰徵贈言焉不敢以不文辭輒書以復

兩廣總制潘石泉膺 召序

言有出於事未至者順而行之天下享其利而君子不顯其名尼使不行事之至有如其言或至大壞極救始欲追用其言不可得卒思其人服其見

於幾先以為必如是而後天下事庶為無敵乃君子之名益章如唐遼左宋西夏事魏韓諸君子已灼知不可欲幾微未露之先寢之不可得者異時同心卒悔其君重與相見自今論之以為時有斯人可無著龜所謂名益章者非耶我 明朝天下取於夷狄之手前後三代文明之地所不必論夷狄之人漸暨聲教者無海內外 高皇帝不謝厥朝貢亦古帝王來者不拒又聖人同量天地之意也安南國于滇澣之外 祖訓首慎加兵者邊臣

喜功生事啓其機端 聖天子仁孝制禮作樂凡前代帝王與夫祖宗品節儀章有所未備粉飾毫髮殆盡惟兵以不武為武未肯輕論故 宸衷簡閱在廷重臣以婺源石泉潘公為兩廣總制使公默酌機宜陰察形便以為興寢者能無意乎公至恬靖不擾而此地亦以不擾應公徭山狙土世為廣患者伏其隙穴兩廣之民里門夜開垂白之老願借公旦夕須臾無去安南之議公獨倡言不可聖天子亦預知公言為是而邊臣圖上方略動搖

飛鴻集卷之五
六
廷議 聖天子終不以公言為非但 特命召公
入掌部事以代去且夫莫黎篡叛其主春秋之義
罪在無赦委之禽獸可無問者今為是役依憑
列聖與 聖天子寵靈組繫莫黎之頸為夷狄正
冠履亦未可知但議動八省之兵以今之財力與
久享太平之福之民知其何如毒民於死者古聖
王用於所不得已 在所得已豪傑必沮其君使無
用即尼使不行後有用其言者亦福其子孫公行
矣全活民命之陰功福報公之子孫可量何如今

之事尚在依違間 聖天子之意又知何如也今
所謂名益彰者如公者非也

謝松屏擢少司徒序

今年夏六月我浙總督憲院松屏謝公奉明命晉
地官少司徒既代以行道出郡境郡守李君等依
歸愛戴念不敢為公留也則相與徵其言贈焉其
也踰伏草莽日從田夫野老習談耕釣事棄置筆
硯久矣其何能文然昔者周宣王時方叔南征采
芑有歌鄭桓武為周之司徒則緇衣賦焉秉彜好

德人所同情也某敢忘於言哉惟 聖天子御極之二年例修覲典公是時以浙藩長覲京師司勳奏績裒然治行為天下第一天子嘉悅錫宴禮部賜璽書寶鈔以示優獎公之碩望孚輿論而獲上心者固有素矣未幾會推兩浙撫臺公承 簡命保釐我浙人至之日夙夜在公興廢振墜補救揀偏凡可以裨益國家安輯民庶者殫力圖之纖無遺便是故軍實之訓練詳于審稽官常之勅勵研于考核訟牒之紛擾慎于式遏功罪之勸懲信於

賞罰徭役之困憊省於供輸宣布弘猷康濟羣品間者海水大溢決海鹽之長隄民漂溺者無算公履視其地拊循而噢咻之又發倉粟以賑貧與病之艱食者罔弗欣欣然戴之若更生焉民無弗懷而事無弗集風聲著之遐邇用能簡在帝衷而司徒之命下矣公平生光明洞達性澹薄以清操自持不大聲與色而應事刃解蓋水鏡之與形接也機智不設而方圓曲直自不能揜故由始仕歷郎署藩臬以至今官名譽藉藉在朝野間固嘗心存

而目識之矣其乎輿論而獲上心豈偶然哉夫司徒所以經國計而裕民養者也今天子以冲年統馭寰宇時稱極治矣然大官之費備邊之費理河之費繕修賚予之費取之大司徒者往往告匱天地之生財有限衣衾之戒非所宜軫慮者乎此杞人漆室以為懷吾儕依歸愛戴不能忘於情者也敢申末議用致詩人緇衣之好焉慎斯術以往其崇勲茂德益為朝廷所倚重乘樞軸履台鉉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弼成我明中興之盛美使周

宣之治復見於今在茲行卜之矣因書為贈

莊陽山遷江藩叅議序

觀察僉憲陽山莊公備兵西浙駐節我嘉郡垂三年隆慶辛未二月之吉奉簡命晉陟江藩左叅議比行郡縉紳大夫士出祖西水之濱相率屬余曰行以言贈古之道也子嘗亟稱陽山之賢今行矣可無贈乎余雅辱公知以老而衰性且習懶屏廢文事久之未有以應也然嘗慨慕古之人出而有為於世以惠中國而綏四方使大小難易疾徐

夷險之故日當吾前執其機要徐而應之取之左
右逢原而弗跼于用豈有他道哉曰學曰識曰量
三者缺一不可是故揚確古今經畫世務學術弗
正其蔽也偏政理叢紛情事微曖識見弗明其蔽
也窒履穿蹈危或乘以卒然之變震撼之侵非器
量闕廊并包兼容其蔽也激故學術識量三者弗
具而欲成天下之事猶鑿垣墻而開戶牖其弗至
于人已交病者鮮矣陽山溫陵人也溫陵有遵巖
先生者世稱才傑陽山婿其門予始宦遊八閩與

遵巖交識陽山之敏達善屬文已知非凡器繼聞
起家進士錄其文示式天下及為邑為給事中為
臬憲皆能以文學飾政治人言浙庚午鄉錄甲諸
省然出陽山之手筆居多公自退食未嘗一時釋
卷是可以觀學矣備兵浙西嘗兼領諸道務廉介
恭勤隨事順應衡平鑑照時海濱賊徒聚游食潛
草莽以左道鼓誘愚俗妄為希覬陽山密遣所使
者投入賊中偵察得實乃伺其出市里禽首惡二
三人置之法餘黨盡駭散閱其私籍所聚殆數十

百人矣不煩一旅遺一鍬坐能弭此大患雖不以功自伐人稱為神明云是可以觀識矣平生無疾言遽色器度汪洋吞若雲夢尤人所不及人或抵牾悉以情恕視如浮雲無纖毫芥蒂於中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公何愧焉是可以觀量矣夫陽山之所具者如此舉措之而安往而弗達哉或言江西劇藩衣冠文物之盛不可尚已然今之時非昔之時也醇樸既漓奸偽滋起民以役困而日匱於財訟日煩禁愈嚴而盜日警宗室之祿費日

多景德鎮窰造之需日急皆叅藩者之責也陽山無亦當其難乎未也古人以江山為學問之助陽山茲行其分守宜屬以九江列郡九江據金陵上游往來其間時得俯瞰長江百折不迴之流上躡匡廬萬仞之巔揖五老峯徘徊白鹿諸洞探先賢之遺軌其學術當益富識當益廣器量弘博當山益高而水益深譬之蒲且子之戈王良造父之於御其大小難易疾徐夷險之故當吾前者順而應之中微致遠恢恢乎遊刃有餘地安往弗達而又

何難于江藩也哉自昔韓魏公敷歷中外著定策
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據其平生所自得者乃在
學識器量中吾於陽山有明徵矣由是而踐台斗
秉鈞要以成天下之事副天下之望比跡古人于
陽山有深望焉

憲副余七峰膺任福建序

今天下窳因循者兵乎窳滋蔓者寇乎所恃以詰
兵弭寇者肅海之職乎非廉公無以命將非知勇
無以制敵四德備其庶幾矣余七峰之在東廣也

有國計之責夫廣之財力不為不竭然能條其贏
縮時其歛散民無菜色而軍不至于脫巾者公力
也茲聞臬之肅海之職廷臣以公疏 制俞之諸
君子曰閩之民其帖席乎閩之寇其投戈乎公曰
夫閩阻山帶海寇之出沒于其間者漫不可致詰
也諸君何易言之乎默泉子曰此非寇之難也難
在兵海有水寨之兵山有坑隘之兵寇可無慮乎
公曰似矣抑知兵之弊乎羸者匿名以媒利詐者
賈利以媒身士雖有籍而寔空卒雖有名而實去

以此之兵其何以制寇默泉子曰此非兵之難也
 難在將有衛總以隸之于下有把總以統之於上
 兵可無慮乎公曰似矣抑知將之弊乎惟勢故能
 通惟賄故能進剝衆以養交瘠下以媚上以此之
 將其何以治兵默泉子曰此非將之難也難在我
 有冰蘖之操暮夜者却矣有衡鑑之平請託者塞
 矣有犯法之劍則士用命矣有帷幄之奇則動遠
 機矣治身以治將治將以治兵寇之治也何有公
 曰信矣敢請益默泉子曰夫兵食王政也仁義王

道也公之替儲也催科政拙陽城乎其肅海也單
 車就道龔遂乎今 聖天子方有事於南夷而閩
 與廣尤為衝會之地得如公者而兵食足焉其固
 不煩兵而下乎昔公嘗尹於閩也蒙蒙然春生有
 父母之仁焉今公之按於閩也慄慄然秋殺有嚴
 師之義焉彼其思前日之深恩則愛而不至於怨
 惕今日之威武則畏而不至于驕畏愛之道立軍
 民之體順以是推之天下可也何閩寇之足云於
 是諸君子曰此可以贈七峯矣七峯子曰此真可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以贈我矣

喬景福任晉城序

始侯之尹嘉興也以賢能聞今年夏銓曹疏其名請于上擢知澤州或者惜侯養素侃侃有國士風節宜置天子左右以開導論列不宜復歛大惠於一方又謂澤負太行險固其民驍悍難治以為侯懼皆非也夫澤環數百里山峻澗深當河朔咽喉之衝古今稱雄鎮焉其民尚氣槩先勇力苟吏斯土者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樂于為義馭非其道則挾其強毅果敢之資往往去而後亂其治與否不係于下而由于吏以致之今主上崇守令之選誠為斯計若以山西劇地牧守之責非子大夫不可固將盤根錯節歷試之也夫侯之才之望為浙西最不但此也蓋嘗見於為通州時矣又嘗見於為侍御時矣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何有于澤州而又奚惜且懼哉昔者宋程伯子為晉城也民以事至必告之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孤寡無告者責

三才

親黨收之使之安其養行旅出其塗者扶其疾病使之有所歸鄉校子弟親為正句讀時召父老與之語使之守業而率教三年間彬彬興禮樂之化民無敢從亂者夫今之澤州古晉城也今之民則非古之民也今去程子數百餘載其流風在人尚有聞而起焉者侯素以伯子自期待者也鼓舞作興安知今之民不追古之民今之澤不為古晉城也哉况國朝郡守之賢以我嘉楊公承芳為稱首公澤人也其政與德膾炙人口皆耳相傳以熱雖

公之去郡多歷年所以侯隸之固其屬也侯聞之有素矣茲復往守於其邦獲考其實而師資其人夫以澤之壤地名宦有程伯子鄉先生沒而以賢崇祀者有若楊公典刑未墜侯兼取而充之駸駸乎友天下之善士以尚論于古宜無難者 明天子在上寤寐豪傑召有期侯始為良御史今為良有司他日為良公卿吾知在是矣而又奚惜且懼哉是行也少尹胡君三尹顧君四尹王君與侯有同官之誼喜其擢樂其德弗恐其去相與餞送于

飛鴻集 卷之五
五
郊之滸以其辱同年後需言以贈焉其不佞不當
執簡且慶澤人之得良翰也作送行序

周食泉任河曲序

吾郡別駕食泉周公涖郡三年且報政俄膺雲南
河曲州守之擢郡大夫士咸為之缺然曰委荆玉
於瓦礫策騏驥驟耳以驟鹽車無廼倒置矣乎且
公之為別駕也詳謹修潔御民吏極簡嚴接大夫
士恭讓無違禮上下稱賢翹然為士林冠由今令
甲用人者弗以資格拘如公之才且賢雅宜優擢

不然則州在內地繁且劇者無慮什百擇而授之
何不可而乃使之跋涉萬里外歷滇海望雲山探
鬼窟與刺面缺舌之夷雜然而並治用人者當若
是乎以是人咸不平予聞之曰不然仁人不以夷
險易常君子不以順逆移志故因才而使用人者
之責也隨遇而安士君子之節也公識敏志堅蓋
明達人哉初舉江西壬子鄉試教合肥矣合肥之
士訢訢然興于學嘗尹臨淮矣臨淮之民遵其化
又尹涑水矣涑水之民罔不心悅而嚮風其舉動

飛鴻集 卷之五
施為左宜右宜感德服義者異地同歸如此又何
難于河曲哉固宜公坦然一視不以夷險逆順槩
於衷也且雲南山川之勝甲於中州其天時寒燠
和均如化國無酷熱皸瘃之患其民俗敦朴素不
識官府威之則服恩之則懷有古標枝野鹿之遺
意非若吾郡民狡詐善訟無公是非竊竊焉罔上
行私濫觴猶未知所底止其藩臬司府臣多因遠
地體恤諸僚屬以仁以禮不為操切刻削之行而
諸僚屬相與以情率同心從事又無生嫉忌於其

間是以凡任者獲行其志而藩臬司府往往推薦
惟恐其或後滇雖遠較諸中州固弗多讓焉今以
公之才且賢試涖其域充所養以及於政則滇人
之感當有如吾郡如合肥如臨淮涑水者於河曲
乎何有夫龍之泥蟠虺肆其侮及乘風雲則騰百
川而雨天下干將之器匣于無用得虎豹鯨鯢而
剗之卒收水陸之完功故夷險逆順君子常泰然
視之不以營諸念慮公固達於此矣隨所遇而安
之肯以河曲為薄哉或謂公樂閒靜厭氛俗將踵

飛鴻集卷之五
陶彭澤尋柴桑栗里故事為歸老計幸以吾言解
之如用人者尚為賢才惜追省倒置之誤改為之
圖公其可遂已乎詩曰勉爾遁思吾郡大夫士所
同致願者請無疾其往以需後命

侯掖川任陝西副使序

默泉子某屏居皋陽山日謝客集古方書逍遙于
寂寞之濱無為之野廢置諸文事久矣頃者郡大
夫掖川侯公擢陝西副使其僚友效贈處之節徵
言於某不果辭已而屬邑令何君張君顧君黃君

相與贈大夫行復以言請夫語煩則支再則瀆予
將何辭以塞委雖然以耳目所睹記如掖川者謂
古之良二千石非與訐謨善政更僕未易指數大
較著之菁華錄者今大宗伯養齋公序語頗詳其
城我嘉興也事半而功倍費省而民不知勞民甚
德之則掖川敷諸人者蓋有素矣且予嘗撫漕兩
淮掖川初以使事至遺我賑荒論見其感時憂世
之誠予繼掌南臺掖川為御史貞憲肅度秉議侃
侃不與時上下抱澄清之志及予家居掖川守禾

郡又時時過我劇談底裏見其冲夷之度曠乎虛而不華泚慎之儀與乎易而難狎直毅之操礪乎介而不劇慈保之德沛乎施之而莫禦其終夫虛而不華者信也易而難狎者勇也介而不劇者義也施之而不禦者仁也君子以玉之美似之則掖川者固仕林之珍清廟之瑚璉也斯行也節鎮西土以素所蓄積者時而出之審剛柔之宜酌緩急之勢辨威愛之等嚴華夏之防使聲教所溢懷遠以近單面嚮風輶輻穹廬席卷而盡樹干城之績

以上報 天子為邦家光顧不偉與予老矣尚願歌吉甫之章為公頌又惡敢忘于言

僉憲王柵園之山東序

柵園公居諫垣抗跡犯 天子怒左遷尋擢倅嘉郡郡故要衝柵園佐之政練慮精賦足而民殷上下孚焉於是 天子可大臣議陞山東兵備僉事某方家食居常謂公寬洪簡重綽有相度至是人以為善評亦以予為知公者公且行郡僚大夫及士民咸留之不可得既徵言贈矣茲守禦千戶曾

君復有所徵予不敏復何言竊惟兵刑天下之忌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惟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備之不可不豫不豫則不立不立則用違用違而天下之事僨矣聖王知其然設官分職明刑弼教時其訓練禁其不戢而遏其奸命者聖王顧屑屑樂此哉凡以為先事計也今朝廷以兵備委之按察按察之責可弗謂重乎任重則謹當愈至吾嘗督泉徂徠往來齊魯之郊見諸衛所戎卒盡疲懦不堪戰守其官長又奴戮魚肉以為常往往

驅而之盜蒙沂新泰多鑛徒出沒鄒滕兗泗之間民恃力為不逞繩之則亂公往涖之盍慎諸又嘗見往年按察君巡歷郡縣儀衛張甚至聽民訟漫不加省徒恃區區箠以昭明斷傳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罷而無功使命之不聽此鄭僑之所以為恥者而况不為僑者乎公往涖之盍慎諸雖然是政事之不得已者也公蓋講之素矣予嘗歷兗見所謂鳧嶧者萃然高山也已乃見所謂東山者焉東山則又高矣既又

見所謂泰山者焉則羣山槩乎其下矣予茲憮然
知向所見者未至也今柵園自嘉徂徐歷淮泗以
達齊魯隨寓觸懷追惟往哲將曰若而人賢也吾
思齊之若而人又賢也吾思齊之進而至鄒亞聖
祠在焉吾所宗也又進至魯宣聖闕里在焉宣聖
吾所歸也茲非地愈高則見愈大而知所未至者
哉夫士而止者不足乎賢賢而止者不足乎聖聖
之于賢于士也其等級相懸也而入道者必以是
為歸焉以是任天下之重有餘也獨山東乎哉獨

兵刑乎哉曾子喜而拜曰是以為柵園公贈矣
於是乎書

壽屠太夫人六十序

屠太夫人者尚書康僖公之元配都督牛公之女
翰撰漸山子之母也漸山官王朝者數年於茲太
夫人方總家政弗隨養于制宜歸省惟時嘉靖甲
午六月四日太夫人年且六十矣先期漸山請于
上惟明天子以孝理天下不忍重違其志賜之
歸省焉歸值太夫人設悅之辰吾郡大夫士罔弗

為太夫人榮相與稱盃聿播聲詩以為壽誠曠舉也於是張子東匯詣默泉子曰屠太夫人信榮壽矣哉予與漸山子素薦姻好弗宜居賀者後予既繪之圖將拜太夫人于堂下進以紫霞之觴實以崐崙之桃奏以鳳吹之竹羞以瑤草之糝獻以東海之壽祝以南山之頌禮也子盍為我序之默泉子迺再拜言曰太夫人享有榮壽也宜哉德盛者流光善積者降祥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吾聞太夫人始事都督公以孝友淋慧為所鍾愛及歸

康僖公執婦道甚事上接下恩禮交洽宗黨莫不贊賀君子謂屠氏有婦矣康僖公能守富貴不危溢以太夫人助之者深也康僖歿而夫人治家益嚴貞白之節終始不忒當是羣公子既奮而起乃益撫漸山以底有樹立漸山于羣公子間為最少風度修雅尤以文學德行蔚然為吾鄉所宗君子謂屠氏有子太夫人之教焉耳太夫人者其為魯敬姜乎漸山以是承先大夫之官無替前烈吾益以信穆伯之有後于魯也于易有之曰視履考祥

其旋元吉則太夫人享有榮壽不亦宜哉不然匪德弗昌匪善弗康奚壽之有東匯曰原壽于德子善頌矣子善頌矣吾見群公子布武而進漸山復懷琬琰以事明主太夫人自是踰七望八以至萬有千歲榮名完福亦何可計哉請書于圖以為壽默泉鮮不獲遂書之

秋江釣叟還桐鄉序

秋江釣叟者桐鄉舊族隱君子也每釣秋江之上家屢空處之晏如以故號秋江釣叟云其息入默

泉吳子吳子嘗視學嶺南叟訪於嶺南今轉官嶺右叟又以其息至嶺右間關畏途無憚也自昔盛治之世庶民咸熙各安厥井疆有老不識城市者叟不遠數千里往來五嶺之間舍耕桑而事水陸要其中固有棄彼而取此者吾聞叟好談詩書性朴直無界域雅好游名山水斯行也固將登嚴陵舊臺游匡山五老峯回瞻衡嶽採秀飡霞御風而行以適于曠蕩之野逍遙于無為之門侶非無事者叟寓廣右未浹二旬慨然思歸曰不可使秋江

無主默泉子不能畝送之郊曰叟知所以釣者乎
古之人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篠為竿剖粒
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
鈎不伸竿不撓何也以輕致重得其道也叟之養
心持身誠能若此何往而不自得哉吾也羈縻於
風塵中未能即解去何日從叟把釣秋江對清風
明月撫掌長嘯乎

叟

名

沈汭臯偕壽序

封廷尉沈汭臯先生者平湖人也家世大姓冠蓋

余嘗聞縉紳先生言吾鄉之長老文行懿德醇至
如汭臯者指不多屈今年六月十七為懸弧之日
壽七十有七配倪夫人壽七十六其懸帨亦是月
三十日也夫婦龐眉皓首同德偕老博厚啟大之
休熏蒸融徹衍為壽考其嗣大理君以錄刑奉
上命至廣右事竣還朝道便抵家將稱觴堂下效
敬浣滌廣右藩臯大夫以及閩帥雅與大理君善
於其行慶大理君之能悅乎其親也咸執爵起而
東嚮再拜祝封翁壽藩大夫曰惟天降純嘏于人

壽為特隆聞先生負志節蜚聲塲屋以貢入胄監
竟棄去結廬清溪之北與趙漸齋陸奎東諸名公
為社友歲時詩酒會樂仰天擊缶優游桑榆意景
甚適天始畱其遇固將隆其壽也乎臬大夫曰將
植其棟必厚其基先生積德累義與倪夫人內外
相成動有軌法今子七人孫十六人曾孫一人鸞
翔玉峙踰踰濟濟所以植吾棟而厚其基者于是
為至矧大理君又羽翮之美用而非徒腹背之毛
者哉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先生之受祉也篤

矣其間帥曰吾聞積盛者澤深德隆者福備昔龐
德叟鹿門偕老可謂善矣然當漢室中微絕塵不
反彼其於世猶未有遇也豈若先生際明聖之時
後嗣鼎貴寵封未已而又恬淡無為御風騎氣以
遊于無窮者乎之人也物莫之傷吾以是知先生
之壽默泉子再拜作而言曰諸君子之祝良善愚
又何詞雖然在詩有之古之頌禱乎君子者保艾
爾後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無亦以悠且久者為
福之極乎昔于公治獄多陰德其後封侯傳世虞

詡祖經決獄平而孫有九卿之蔭其名迹章章可
述今大理君錄讞案多有平反即重辟亦靡遺憾
子孫固當有興者世萬萬無數皆先生之壽之延
也觀大理君而先生之賢益彰知先生之壽猶川
之方至益未艾也于是諸大夫以余之言為然序
次為公壽

壽蔡半洲序

愚始業詩至大雅之什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未嘗不掩卷而嘆以為天將隆

一代之治必挺生豪傑之才俾之奮庸振拔服在
大僚以弼成化理則其山川清泚之氣蜿蟺扶輿
磅礴而鬱積者鍾于人也必至是故豪傑之才其
生有所自其出也必有所為而宜其福履之臻益
悠且久而無疆也若今制府大司馬蔡公非所謂
豪傑者耶公負不世出之才乘風雲之會依日月
之光為今 皇上所知遇皇上眷念南服俾總督
諸聞外事以輯寧區宇盖七年于茲矣公拊循黎
庶戡定強禦興利祛害舉善瘳惡凡兩廣軍民之

政無遺便詩不云乎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
蕃四方于宣此公之所優為信詩人所稱文武是
憲者也愚聞八閩山海襟帶擅形勝之奇於天下
其神靈和氣鬱積磅礴每鍾於人代有豪傑之才
生於其間公之賢不可謂無所自也則其出而有
所為也甚大夫澤受潤而無源旬月不雨則涸而
枯河受崑崙之輸則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何也
有本也公今壽躋五十有二名位顯融為時名臣
而尊人尚書西峯公暨母夫人龐眉鶴髮並膺榮

養壽考康寧之盛保艾無疆則知山海清泚之氣
鍾於公者至矣基厚者棟隆德弘者澤遠愚益以
驗公福履之綏悠且久而未已也雖然古之元老
壽在一身一家而關係于天下我聞在昔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時則為之臣有若伊尹
有若伊陟臣扈有若巫咸有若巫賢有若甘盤皆
能以道事君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推厥所由則惟平格致之而非天之所私壽今公
廊大宥密休休有容稽商之六臣而無忝此吉甫

所謂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者
也黼黻皇猷以弼成一代之治克繼商周有道之
長而延千百年無窮之慶其為壽莫大于是今海
內倚為安危外夷慕其聲實公所作為端緒見矣
是月四日寔公初度之辰某與觀察副使劉某執
奔走之役於蒼梧早莫親炙知公當與古之賢臣
比隆天之所以薦厚而佑啓者將弗止此乃敢執
爵為公壽而使其致之謹以關於天下者言之以
見非一人之私願亦非一身一家之慶也詩曰吉

甫作誦其風肆好其詞未逮寔愧崧高云

南湖雅會詩序

嘉靖丙寅歲姜五川偕同鄉諸君子為南湖之會
湖距郡城南里許波光萬頃浴鳥翔鷺瑤草翠蓮
續紛繚繞遠覽九野曠然而無窮信佳勝地也諸
君子載酒携榼徜徉乎其中飛觴賦詩披雲拾月
匪徒撫景暢情庶幾仰追香山之逸軌者矣自昔
歐陽子記豐樂之遊而追感於干戈之休息吾儕
幸生聖明之世海宇肅清獲安于田里以有此

湖之豚不然將臨深履薄之是懼又戚戚安所騁
乎五川約月一尋會會必於南湖從其始也予不
類居湖南烟雨洞天久矣慕斯會將荷簑笠持竿
追諸君子後不知可容半席坐否為我語一山子
曰新天子在上可以出矣無徒優游從吾儕遁
思塲藿間也

繼齋序

繼齋者詹君汝敬所自名其軒也此何以序賢汝
敬也何賢乎汝敬昭子道之能盡也小善微長固

春秋所必錄而况能盡其大者乎是故賢之也汝
敬之父遺安逸叟之存也家素羸于財循理崇義
積德強仁樂隱耕鋤以勤儉訓厥子孫以壽考終
命人咸以龐德公目之殆史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汝敬繼之寔能無忝若考涉獵古今大旨尤為通
敏博達嘗貨殖吳楚間吳楚之大夫士多與交往
稱良賈者同詞遺安叟庶幾有子矣且懼不能承
叟之志與事也恒惴惴焉名以繼齋自警蓋得盤
銘顧諟之義者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苟忘

馬是悖德非孝也今齋以繼名則志以繼成事以繼述信乎能盡其大者君子謂于汝敬可以觀孝焉昔者李德裕平泉之戒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司馬公深病其愚予謂人子者以是存心終其身弗棄不亦孝乎而又理義以將之德仁以持之修業以息之惕厲以終之繼繼繩繩貽厥孫謀使無廢墜可謂孝矣是以君子賢汝敬能子道也雖然易蠱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志者也故稱武王周公為達孝

而曾子以養志名夫聖賢善繼其次克繼其下弗繼弗繼非孝也克繼孝矣未達也善繼斯達孝乎汝敬推是心以往凡遺安精神心術與其善行之迹終身一日如見羹墻則其孝尚有進于是焉者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汝敬其懋之哉吾郡別駕田侯知汝敬亟稱汝敬之孝徵言以成其美侯素能文今所謂吏而華者又奚俟予言為哉然樂道人善予之心與侯同也不敢以不敏辭遂為之序

送虞惟明任嘉魚序

嘉靖癸未吳子舉進士日謂鄭子曰其弱且愚匪
得良師友是式碌碌弗聞道也今且仕願受教于
子鄭子曰同德相勸同道相規友義也子知東厓
子乎東厓子我師也生於浙於吾為同鄉舉進士
為同年試工部政同事夫見善不親非智也子盍
事焉某曰敢不敬自外于東厓遂拜而從之遊日
以密居無何東厓以資出宰嘉魚不忍其去也而
餞之郊東厓子曰余辱子知不容忘言子何以贈
我余曰子既達矣予何詞之有子淡而無欲約而

不固明而不察質而能華爰而能公夫無欲者廉
也約者禮也明者智也質者信也爰者仁也廉以
持之禮以行之智以別之信以成之仁以廣之五
德備而聖賢之事業出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以徵德也子為政其濟矣乎若夫相觀而善古
則有之故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東厓行繼此弗
朝夕見吾將離羣而居吾是以憂子若之何處之
東厓曰吁余德何有唯勉焉是圖夫道則一而已
矣吾子聖賢是法存之以不倚持之以有恒其進

飛鴻亭集 卷之五
也曷禦焉慎始而怠終事表而遺衷雖日羣會未
聞益者也吾子其惟忽忘乎某曰敢不奉以周旋
因告鄭子鄭子曰善可紀也于是書以序其行

日程序

嘗讀東萊先生遺教夫書以蓄積未厚而發用太
遽涵養不足而談說有餘為病及觀日程而後知
先生之學隨時體認察物內省不以一日懈是宜
其養之厚取之博而成之粹也某愚昧多蔽弱不
知學竊欲寡過而未能數年來恒袖小帙以每日

功夫之勤逸意念之善惡言行之是非與夫聞見
之益悉書以自觀省以弗蹈先生之所為病者然
繁瑣無緒比諸日程之以日繫月以事繫日其為
簡而便者異矣是用梓自隨以備紀錄庶幾有善
吾將修然以自存也有不然吾將愀然以自省也
克治經歷之功多而操存澄定之力益至其寡過
矣乎夫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則雖有槁暴不復能
挺者非性也輮者使然也故君子之學莫要于自
省莫病乎自棄棄則荒荒則塞自省則明明則通

是故一日三省一貫以聞白圭三復容之所以善
於世也設使修辭忘誠遺體事末務枝葉而失本
根適足以增其蕪穢焉耳豈刻日程意哉某雖不
敏惡手敢

飛鴻亭集卷之六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序

壽鄔東泉序

今上御極之六年浙大總督撫臺鄔東泉公壽躋
六袞四月十二日初度之辰也百執事以下罔弗
欣欣相慶我嘉興同知府事蔡君等圖所以壽公
者謂某為郡人謬委以詞某惟上世俗習之厚雖

山林黨正之末猶得稱觥爵履國君之堂上壽者
况在所屬耶予也又雅受公知不敢以不文讓迺
再拜而言曰古之大臣出而有為於世以佐天子
維皇極而錫福於庶民流譽八垓光昭簡策何莫
非關諸天運及山川靈秀清泚之氣所鍾萃者乎
是故崧降生申昴開有漢非誣也公世家古筠禹
溪之上山環而水遶峰嶺錯峙為瑞陽奇觀其元
氣磅礴鬱積當有鍾於人者公生而岐嶷弱冠即
卓犖超羣等舉進士筮仕由郎署權稅稱廉平治

河徐魯間經營盡瘁漕儲轉輸舟楫利之既而出
守承天承天者先獻皇帝所封域也繁劇難治
往時視郡者苦於掣肘顛躓公至之日以恩信懷
之而鎮之以靜游刃有餘力歷楚臬副叅藩于蜀
總憲貴陽轉滇南方伯轍跡所至賢聲籍甚去之
日咸有後思今又將以素所蓄積者衣被我浙浙
之人歸心焉此豈矯強於一時要而致之者哉其
成之者天也基之者德也惟公忠信明達養粹氣
充酌之而不竭撻之而不搖澤萬物而不以為仁

利及四海而不以為惠德之積者既厚則天之報之也益隆保佑孔固錫以純嘏譬之執左券相信有必然者稽之南山有臺之詩稱君子為邦家之光非以其德盛而光輝著見也乎其曰萬壽無疆言榮且壽也曰保艾爾後言君子之德盛宜天之保艾其身而施于子孫也吾聞公之德至矣方且凝神居易以承天休天之所助者順公今年六十矣夫十母以十二子相配數歷六十當復始自今以後秉鈞樞享耆耄几杖入覲光於邦家如古大

臣韓魏故事稱榮且壽者當在公矣人又言公多丈夫子累學積文已斬然露頭角其功名流于千萬歲則天之所以保艾者益昌益熾公之壽固無涯也因書以為賀

賀黔國公胤子試周序

自古帝王紹天闡緯為生民主開萬世無疆之業必有豪傑之材感會風雲宣勞奏公以左右其間盟帶礪勒金石俾其子若孫世世顯融與國咸休者我 皇明之興 高皇帝以英武神聖不階尺

升平集卷之六
土混一區宇豐功湛恩于今為烈維時鷹揚之將
龍見淵躍翼奉後先身名俱榮與中山並美未有
若今黔寧者之盛也嘗聞黔寧後高皇帝東征
西伐卒殲梁王定雲南作鎮茲土子若孫繼承世
爵平蠻夷撫卒伍寬政令勵清節滇之人念之不
忘今太保公繼之又能以家法相守尤稱愛禮賢
士以故人願其子若孫引長勿替翊我明於千萬
年者蓋遐邇同心也是年二月六日值太保公胤
子週歲之期滇士三百有二十人合教授周奕訓

導劉元勳詣予署所乞言為賀予也以文為職言
何可辭然聞太保公之胤子生而秀朗鸞傳玉峙
目光炯炯射人璠璵圭璧勿謂希世之寶不可也
抑其前人有大功德于世天所以引而勿替者將
在於此語曰德盛者流光功厚者澤延不其然乎
昔者漢鄧高密年二十四食邑萬戶自中興以後
累世寵貴凡為公侯大將軍而下者不可勝數東
京莫與為並宋曹武惠王諸子繼領旄鉞至玘生
慈獻追封王爵說者謂禹與彬元功陰德享報深

厚自今觀之謂天不可必者誣也在詩有之曰崧
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吉人之
生恒與凡民異故蛟龍麟鳳之產發祥流祉與物
亦殊予嘗歷覽滇境商螺綿亘於北翼以金馬碧
鷄之山蜿蟺而南下昆明巨浸又汪洋瀾漫襟抱
於前清湫之氣磅礴鬱積要必有鍾於人者今太
保繼鎮南服較鄧高密之齒尚少胤子之岐嶷敏
慧殆與曹武惠王同之則知太保父子間鍾於造
物者特至此固世之所罕也他日德業並懋衣被

南土以賞我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以崇黔寧
之緒不亦善繼善述也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
之此之謂也於是諸士再拜曰是以為賀矣乃
書

壽范菁山八十序

今上御極之四十二年吾郡范菁山翁壽登八袞
二月十有三日其誕生之辰也宗黨姻識偕為翁
賀某也雅辱知愛賀不敢後衆賓廼率子弟詣翁
之堂捧卮酒為壽而致之詞曰今夫語人福履之

全必以富貴壽考為至極然人恒知富與貴為可
坐致決性命之情以饗之壽則諉諸天謂不可必
得不知修諸己以承乎天者弗思甚矣稽古載籍
所稱述融顯者奚啻千億而皤然為黃髮之老安
富尊榮以終其天年者殆十之一二焉何也以富
與貴天闕者衆也得喪繫其衷利害怵其慮巧智
滑其性勞瘁耗其真如是而欲壽考得乎迺若遁
世高尚之士舍彼取此輕富與貴而重修其志意
隱居垢俗蟬脫囂埃之中而逍遙於曠蕩無為之

野絕塵不返能以壽終古人有言志意脩則輕富
貴無為則俞俞憂患不能入年壽長矣詭謂天不
可必乎是故朝菌不知晦朔大椿生乎遐谷以八
千歲為春秋尋常之水僅容杯芥鯤之廣數千里
乃在於天地窮髮之北彼殉富與貴而忘志意者
誠昧於此矣菁山翁少負竒質游庠序名起兩浙
試輒優等人稱其學既登進士第敷歷中外政成
教立人稱其才嘗論天下阨塞治體興革之由據
今援古事當成敗如指諸掌人稱其識緩急者人

之所時有也彼落井而或下之石翁厚施薄望趨
人之急甚於己私人稱其仁夫富貴榮名可以自
致者翁兼得之乃即退而修其志意急流曲避乘
虛入冥其所見所存誠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今年
且八十矣步履矯健耳目視聽不少衰飄然與神
仙為侶時時乘筆搦詞手未嘗釋卷子若姪庭趨
而前金紫照耀玉樹森峙詩書冠冕之澤當彌遠
而益昌此非天所薦厚理有可必者乎仰惟我
皇上道久化成與斯世共躋於仁壽之域太史氏

每占老人星明現應在南離丁丙間則翁之壽宜
有所自来或又曰昔者范少伯相越以其君霸既
而捐富貴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更後百餘
年入陶為陶朱公復之蘭陵賣藥于市世世人見
之翁豈少伯後身耶不然固其苗裔也以是言之
壽當未艾謹再拜酌酒以賀

壽郁見槐八十序

見槐公者吾鄉所謂薦行善人也今 皇上御極
之初載五月十八日寔惟公懸弧之辰其冢嗣續

溪君先期寓書臯陽子且曰蘭不類家大夫見槐
公年躋八袞矣蘭也服有官政無敢越境稱觴于
膝下為家大人壽願先生賜之言以為榮余既諾
其請私念與公喬梓交厚餘四十年復締姻好公
今壽八袞固將登堂為祝而况績溪又申以請耶
聞之吾夫子嘗嘆善人之未見而思其次及於有
恒者無亦以光岳氣散醇朴質厚之風微將薦行
者之難其人乎當周之時去古猶未遠吾夫子已
嘆其難見迺今風氣漓益甚矣試得一善人焉如

公者假令生孔子時其見之而喜又奚必慨慕于
有恒者乎公秀水人大父槐隱業農素長厚稱詩
禮家饒於貲公繼之而家稍落遂棄文學與農任
時積著偕元配顧孺人修德累仁二十年而家道
復振闢田力產輸官賦罔敢後期課績溪君以舉
子業無怠輒暇則觀稼學圃陶遣情性於公門未
嘗足一至也世固有外好而中違者公天性孝友
事父母終始竭誠養與葬一不煩諸兄弟諸兄弟
不能立者卹之讓以先世所遺田廬而代其賦役

飛河亭集 卷之六
嫁娶諸從子女各有寧居故人子某者貧甚鬻其
子計延旦夕之命公憐焉贖而歸之又助之金俾
業以自給未幾金盡廢貧又益甚公育之終其身
弗厭輕財尚義不言而躬行今之人未之有也世
固多競勢而矜名者蓄藏少羸則連櫪以居結駟
以出熙熙焉炫目耀耳徼虛譽而規餘光公恬澹
安愉不徇於俗郡大夫如趙左山劉唐巖二公者
赫有治行慎許與於公獨加禮焉歲請為鄉飲賓
咸辭謝不赴尋以例授王國典儀視章服之加諸

身若弗屑焉者今績溪君為邑有聲名通顯可待
公又不知已之得為封君而退然如不勝言若不
出諸口今之人未之能也謂公篤行善人是耶非
耶夫德彌盛者福益遠仁彌至者壽益隆公之承
藉乎天者素植其本矣今公年八十而視聽聰明
步履矯健則天之獨厚於是乎在吾觀公子若孫
玉立鸞停巍然非凡器績溪君又能奉公之教以
施於政蜚譽畿輔聞天固將啓之福澤綿衍自此
而百年千年萬年無疆惟休則亦無疆惟壽可以

為公慶矣於是臯陽子以五月穀旦携子姓詣見
槐堂執爵引滿歌南山有臺之詩為公祝因書復
之績溪君以慰瞻雲遐想且使識者知今之世有
善人焉天之報施誠弗爽也

吳少村左使考最序

今內外諸司蒞官凡三年得以其政蹟上之天
子而殿最之制也少村吳公由廣西布政司右使
晉雲南左使當報政之期先此請之撫臣撫臣為
滇南計疏名以聞天子允其議且留治事至是

廼得緣舊例以行維時凡厥僚案百執事博士弟
子員與六衛戎伍之士滇之氓吏諸郡百邑之鰥
寡夷羅弁服椎髻之衆罔不依依然欲止公之轍
此其得於人者深矣嘗聞古之君子所以感乎人
而係天下之望者必其具忠厚之德必其廣容受
之量必其明事機之識必其周經理之材必其極
貞介之操又以至誠行之終始不渝而後可以庶
幾乎此不然是積日累資以偉據位欺世而負乘
者也於天下奚賴焉夫人君以天下之責托之臣

為人臣者願積日累資渙浚以求富貴利達弗思所以係天下之望以慰乎人心此不能不視之而羞且泣也少村公由進士起家二十有五年而至今官吾嘗侍執鞭者之後有以識公之槩質直愷悌謙光不踰其德誠厚矣平心齊物坦乎不校其量誠廣矣剖微窮深智周萬物其識誠明矣道窳理焚游刃有地其材誠達矣篤志固執不奪不移其操誠堅矣德厚則信孚量廣則澤流識明則事不眩材達則用不窮操堅則本立而物不撓如是

而行且以忠信主之竊竊焉恐其自失也忠信所以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不遠焉天德也有天德可以語王道古之大臣所以綱維天下宰制羣動康濟流品功業無競者率由乎此今少村所以得于人而係天下之望孰不謂有大臣之風耶或曰今朝廷寤寐賢俊天下方岳長為臺寺卿佐者朝一人焉暮一人焉最未及上而名先已援又何少村之久也予曰不然昔者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太公理于齊三月而後報政變其理易其

俗難所以遲因其俗簡其理易斯速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而言功不積者澤不深以少村之行業與速化者較量高下孰得也且豫章之生七年而始成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吾以是知少村將被峻用如古之大臣者未已也雖然公行矣滇人依依然望公如饑渴意者天其俾公為雨露覆被滇土以敷大惠於南邦旦暮將有成命公之行慎毋疾其驅趙劍門入理戎政序

皇上聖神文武御天建極今寰宇輯寧尤以西北夷虜未靖致屋宸衷亟圖修攘大計乃易置大臣之協理戎政者召浙江巡撫都御史劍門趙公代其任晉兵部尚書事事蓋特命也惟時藩臬諸司大夫胥慶茲行謬授簡於某徵言以贈予聞天將隆一代中興之治則必有光明俊偉之材出而左右先後於其間扶元氣而植生民以綏四方安社稷澤被天下而譽流於無窮誠非偶然者自島夷倡亂由百粵以及淮揚東齊之域延亘萬餘

里罔不罹其酷烈浙環海諸郡邑被寇害尤甚所
至狼噬虎攫魚肉我內地垂十年生民之患未有
切於斯者也仰賴我 皇上撫中興之運惠顧東
南赤子出之塗炭申飭憲臣赫耀威靈取其鯨鯢
以昭大戮天既厭亂海波弗興諸郡邑之民歡然
若更生然自發難以來徵兵侍餉除戎簡戍閱馬
繕舟犒功遣謀濟隍營堡之費咸取辦於諸郡邑
之疲民而無名不急之供弗與焉比年仆者未起
瘡痍者未復譬疋羸之人形體雖具而精神匱耗

不能冀朝夕生養休息以還元氣而惠綏我衆能
無望於當事者乎嘉靖壬戌公以內臺重臣奉
命授節鉞開府東南至之日殫心竭慮延攬廣咨
喟然嘆曰斯民元氣索矣植而起之吾責也於是
事有興革者小則立變大則驛聞約節廩餼以省
供億之煩輕徭賦以佐百姓之急汰冗兵以定卒
伍之制立保甲以聯人心練民兵以息調募嚴哨
應不統轄以便戰守勦溫台之寇三捷以收全功
設羅未營以聚客兵免城市之騷擾察舉吏之貪

而殘者褫其職以警官邪而肅仕路與夫一號令
一賞罰無弗當人心者兩年間諸郡邑之民獲生
養休息安堵如故抑誰之賜也頃者 皇上嘉乃
丕績召理戎政公且行百姓嗷嗷然若去父母之
側携老幼擁道遮留者以萬計此孰使之然哉在
詩有之厥猶翼翼文王之以所寧也肇敏戎功召虎
之所以承天寵也公平生克養純遂心事洞達無
城府用法明恕恥干謁不隨俗躡進至事之有關
於國家便民生者盡心力圖之弗計利害古謂社

稷之臣非耶盖天厚其材舉動光明俊偉如此宜
其上結 主知承天寵而為國之楨也今日對揚
休命殷 天子之邦弼成我明中興之盛以永終
譽敢以斯行卜之若夫修厥戎政馳先聲于朔漠
以寒單于之膽而繫其頸固方枘之能事其不佞
於公有餘望焉

王卓峯任陝西叅藩序

今天下言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陝最要其事
機旁午勢不可遽圖亦惟陝最難盖自受降失據

而延安北境盡為虜有蜂屯蟻聚驅逐之難比歲
北虜擁衆深入累弦橋箭侵我亭隧繫我人民應
敵之難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蜚芻輓粟率十鍾而
致一石轉輸供億之難年不順成百姓靡救男子
疾耕女子紡績罄民之力不足以供邊儲及宗室
之費勞來旋定之難往時雲中之變未就雍獮以
故將驕卒悍與奸為市間有甘心外夷效尤弗戢
者控制駕馭之難自非材足以應事識足以通變
力足以任重者其孰能與於此是以仕於其地者

恒齟齬然多懷隱憂而朝廷之上為官擇人於陝
尤慎焉今年夏六月陝藩叅議員缺銓曹疏雲南
僉事卓峯名以聞 天子是其奏報且至僉曰夫
以陝之難為也而俾卓峰居之無乃有介然於衷
者乎余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未聞其擇
官而仕也湛盧干將之器非陸剗犀象澤斷蛟龍
不足以明其良騏驥千里苟閑之阜樞繫之羈勒
與凡馬等耳公茲行固將倚劔崆峒一日而馳千
里又何陝之難為試聞卓峰之治滇也折繁導窾

迎刃觸機人稱其才擿伏發奸知來藏往人服其
識不侮輟寡不畏強禦人推其力夫才達則政不
滯識明則事不眩力充則氣不撓如是而行譬之
順風而呼應者遠矣人嘗言為滇易為陝西難卓
峰知慎其易又豈不能圖其難哉且陝固文武之
遺墟召公布政之所也先王經理之迹猶有存焉
者其民亦厚重質直易驅于善以吾卓峰之才之
識之力推之大式廓以復疆圉奮武衛以遏侵軼
節經費以便漕輓招流散以恤劬勞嚴法守以防
驕橫使召公旬宣之化復見於今不有以副主
上知人之明舒西北之憂者乎聊以茲行卜之也
諸大夫曰子之言信乎哉卓峰行矣遂錄其語送
之郊飲以酒而別

王麓泉任定南序

麓泉司訓我嘉郡者殆五年萬曆癸酉之春遷江
西定南縣學諭同寅王君于岸登郡弟子謁吳子
乞言為贈且曰聞之昔者先生視學嶺表麓泉固
門下士也經學行誼先生知而器之其司教吾郡

也嚴肅程約恒以身先吾人懷之不能忘也今行願終教焉其病餘方屏棄筆研以文事為戒然揆義與情其能默于言竊嘗遡虞夏而下以及殷周之盛聖帝明王所以治天下者何嘗不以教化為先務自大司徒之所敷布至閭里黨壘之間無非學亦無非教也世衰道微學校廢而子衿刺菁莪之誦無聞焉其見於經僅有若魯僖公者備舉泮宮詩人廼致其歌艷侈大之詞播諸咏歌使人讀之興起今攷諸詩敬明其德廣其心固其謀則學

之本也慎脩于威儀孝弟而達諸師旅訟極于車馬器械之精詳學之事也列祖鑒其誠多士化其德遠夷服其道獻琛大賂罔敢越厥志則學之效也由是觀之古之制治者曷嘗不先于教化也哉歷漢唐以來英君誼辟非無垂意於教化者因陋就簡去古遠矣我 聖祖灼見於斯當 御極之初年即詔天下郡縣立學校以養育人才今二百年餘海內士彬彬嚮風蘊德樹勲為昭代重者何限然時遠勢殊道術漸裂師之職於學者多以

年資自隘隨時俯仰失其平生亦有豪傑之士居
其間又制于人而不得行其志士之學者每蹈襲
時義絺章繪句以為工下此則謀利崇私談仁義
以口不知身心為何物棄其本弗習其事殆什之
六七今之學非古之學矣如是而欲收化民成俗
之效未之有也定南為贛郡屬邑當江藩之上游
累於閩廣間地闊山深寇盜盤據弄兵數為民患
近年議者請于 上設縣治以控制民夷又立之
學使養育人才陶鑄俊乂招徠鼓舞之機於是焉

寓今麓泉司教於茲推其教吾郡及素所蓄積者
明德廣心以泚郡弟子郡弟子率而循之從事於
德性問學以蹈於大方教化洋溢豈獨士類知所
感發也哉覲德聞風向之梗傲桀逆者將輸誠竭
恭而化成之效著矣况大江以西素名文獻之域
先儒白鹿懿軌炳然具存近世如陽明之鎮虔臺
聲威政教浹于人心今皆有未泯者考德尚友綽
有餘地麓泉振鐸其鄉譬之登高而視順風而呼
所及者遠矣此固朝廷設官之初意招徠鼓舞之

微權吾儕屬望之私情也麓泉勉之因書以為贈

少司空後屏盧公序

世嘗言英特之士可與成事功而忠信篤敬者每難語於繩墨之外以故詭言詭行善自表術者其意氣所激多獲重語于天下比小小臨利害得失則蒼黃首鼠不免於敗轅覆轍之憂而忠信篤敬者乃能負天下之重適事機之會不動聲色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彼所謂英特負奇者不與焉由是以觀器有大小而事功之成否因之譬之亟牛

之鼎隆然有受以實千鈞綢之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控於地其能不能非才也所受之器殊也以予觀於後屏盧公非所謂忠信篤敬者耶公以進家起家躋歷融顯早有得于聖賢近裏之學其立心行事論議之間持大體不苛屑獵取聲譽巖然有古大臣風嘗見其為都御史撫汀贛矣四境晏然兵甲不試又嘗見其為操江矣上下千數百里鯨鯢潛伏水波不興又嘗見其為大廷尉為少司寇矣小大之獄以情無冤民無斲法一時英特之士

智效一官以自衛者與公同事往往聞議論舉錯
關其口而奪之氣此豈淺中狹量者所能致耶吾
固目存而心識之久矣今年夏四月公奉簡命
以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吾鄉之宦於茲者相
與餞之郊謂予與公為同年且同官也徵言以告
諸徒御予惟公忠信篤敬人也器足以任重而致
遠昔者禹佐司空帝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今之
工部古司空職也公以忠赤結主上之知由是而
進秉樞要以阜民生而康庶品熙載樹業揚光紫
微則禹之宅百揆亮采惠疇者將續其緒不得獨
美於前矣忠信篤敬之所成固如是

李梅臺任湖廣大叅序

浙江按察司副使梅臺公飭兵防於我嘉興垂三
載陞湖藩左叅政以行其屬自府同知范某而下
仰懷不置相與徵默泉子言贈焉予聞之附衆以
文威敷以武文與武非二道也自昔吾夫子宰中
都四方為則攝相事三月而塗不拾遺至者如歸
神化捷於影響他日語孔文子則以甲兵之事未

之學然會夾谷却萊夷墮三都齊侯懼而費人壯
是果未學者哉蓋文與武異用而同體異施而同
功其寔一道也梅臺公生東魯之鄉效法孔子者
其飭兵我浙禁暴戢士和衆安民除戎器節供饋
一號令信賞罰恢弘振耀昭之風聲以威不軌無
弗盡心力而為之今海波無警鯨鯢為戮者公之
功也夫有武事者必有文備以此而治湖藩舉所
素蓄者時而出之譬之登高以呼其應固疾矣或
曰湖楚間地廣而民瘠比年以來庾藏日虛征歛

日迫胥史日益偷風俗日益漓薄從政者多自行
其胸臆計資待遷視官如居傳舍撫字之績日益
無聞轉移感動欲援而復之古勢誠難矣梅臺又
何以圖之雖然弊也久矣豈直湖楚間為然哉梅
臺簡重明信人也始嘗宦湖藩雅知弊之所由生
今復往而叅知其政事斟酌時宜疏剔吏蠹寬民
力端士風使神化流行萬邦為憲信乎具文武之
全才各適其用不愧于吾夫子之鄉人也在詩有
之周宣時召穆公旬宣江漢美之曰肇敏戎公用

錫爾祉致歆艷之詞以冀其樹勲而獲福至今讀者猶能想見當時上下相交之義湖藩帝鄉也江漢之餘風在焉梅臺又與有自宣之責尋以聲績著聞於上柄擢有期則夫膺休命獲福祉者恐召公不得專美有周矣予方跂足以觀因書為別贈

顧恒齋任山西叅藩序

今年夏六月雲南按察司僉事顧恒齋先生陞山西布政司叅議將行同列大夫祖宴於金馬之郊

客有語默泉子曰山以西古冀州域也自滇視之不亦萬里乎哉人之性有所宜用有所適善擇才者因其地而器使之是以萬物一齊而無以相過恒齋信才且賢固南產也使其馳騫南土奚不可者而又以萬里而北為吾以是知擇才者之過恒齋亦將有不憚于心者予曰不然天道不以南北易度君子不以險夷易慮故盤錯遇而利器以別疾風作而勁草弗偃斯固用才者之意也吾視恒齋豈以王事遠近動其中者哉客曰子殆未知治

山以西者之難也子嘗官職方抑亦披覽輿圖得其槩也乎夫山西表裏河山有俯視中州之勢頃者北虜侵軼我疆土烽火日嚴鴈門河曲險不足恃武夫悍卒叫呶跋扈與虜共心腹緩則為人激則為獸不可雜獮平陽澤潞之盜依據菁谷椎埋剽劫動勤師旅餽餉不繼每請內帑之財給之此其為難易何如也恒齋信才且賢茲以萬里而北為吾是以知有不慊于心者予又曰不然客為恒齋念者誠厚然殆知二五而不識十也由今言之

孰不謂滇易治愈于山以西者乎抑不知滇西南荒裔去京師遠甚其民夷聯錯易煽以亂其酋長構釁相尋互以兵力稱桀頃以來其顯者且恃世祿之盛怙勢作威庇黨縱惡至陵轢天子之命使而不知忌昔賈誼當漢文時猶以一指之大幾如股為痛今勢方病大瘡非徒跋盭已也以滇擬之山以西其事孰難孰易乎且三河者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堯之所理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其民質直易感又其地密邇畿內禮樂法度之教朝施暮

飛鴻亭集 卷之六
三
溢其守土者咸履繩獲斂手王章視滇固為有間
吾聞恒齋之治滇宣猷秉憲興學植良人多德之
而况以是行之中州也哉此於恒齋無所不遒固
擇才者之意也嘗試之恒齋善射懸革百步外每
發每中夫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荆糜之弭河魚之
膠固天下之精才也弓人取而為弓合以成規而
使善射者操挽其間及遠中微無不如志矢直弓
調而不能射非羿也是故知射則知政矣恒齋才
且賢為名監司為名御史其風裁猶足畏愛於治

山西也何有於是客乃起再拜曰子之言然乎哉
予廼今知君子之不器而用才者之公無私也敬
聞教矣請次其語為送行序於是乎書

羅晴岳左遷序

是年八月既望予抱痾寐處心涉太虛逍遙游於
恍惚之庭無為之野門者俄報客至揖入則嘉興
丞吳君銳 胡君一鵠也問所自則以羅侯晴岳
送行序為請且曰羅侯尹茲嘉興殆數年飭躬勵
行政善民安聲聞四達裒然為百邑之冠冕上官

廉而得其詳以器宇溫純材猷練達則薦以節用
防奸擒寇清戎則薦以勵精治冗煩平恕理刁器
則薦以潔白若冰清而請托無所徇以條陳合彞
憲而幽隱無弗照則又薦四五年間獎薦之檄交
馳於道路指計即為臺諫為部署固人心所同然
而輿論有必致者也頃以漕務註誤奉例將需選
於天曹氏蓋言嘉興劇邑今將授之簡僻以示罰
吾儕叨備末僚弗忍侯行敢徼一言以為別予唯
而應之曰不佞從侯編氓之後雅聞侯賢往者吾

鄉縉紳大夫士與邑中父老相與頌侯之賢刻德
政錄以繫去思予嘗捧而誦之見侯無違心之行
無怫志之遇無內媿之名古所謂良有司也欲贊
一詞而未能今茲行奚敢忘於言雖然侯值斯拂
逆抑不知其有介介於衷者乎二君曰否日見其
與與如也翼翼如也予曰誠然侯殆達人也舉世
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不辨
乎榮辱之境彼其於世未數數然者才全而德不
形殆達人也夫天地之道寒暑相催而歲成屈伸

相感而利生故小者大之漸屈者伸之幾金百鍊始精及為鎔錙干將之器砥礪其鋒鐔則水斷蛟龍陸剗犀象梗楠杞梓之生也七年而始成大匠顧而取之用以梁棟宗廟而柱明堂今侯是行安知非天意所玉成鍊之金而取才於數年後也且不為蠶絲者晉陽之所以全趙也寬假轡節者虞詡之所以善朝歌也羅侯以催解詿誤雖一青又何害於全德哉近世之大官遭蹶而得便者其踵相接諺云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言損者益之基

否所以為泰也羅侯達人也深識乎此矣今待次天曹庸詎知無舉而投之具瞻之地使傑然而獨出者乎又何竊竊然挈長度短較量於大小繁簡之間也侯往矣請疾其驅以需後命

蘇曉峰入覲序

嘉靖乙丑元朔當肆覲之期 聖天子開明堂受朝賀大計羣吏之治黜其幽而為賢者陟賞有加焉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固虞周之盛制也我郡侯曉峰蘇公述政蹟將獻於 上先期戒行同官

諸大夫餞之郊需予言為贈予嘗披覽載籍漢之
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嘆與我共理其惟良
二千石乎故漢代命官以郡守入為三公選任之
道是為獨至後世重內輕外之勢成而牧守之任
駸以輕銓量人品則又貴耳目畧心術好惡偏而
是非淆雜是故辨博資給則賢恭愿悞順則賢深
文刻轢則賢韜情巧詆則賢權略機捷則賢乃若
忠正仁義之士未必盡能省錄此賢者無所恃而
治理日隳有由然也曉峰起家進士尹京邑雅有

令聞當路者賢之尋歷郎署為今官是將以膏雨
濡袴澤吾民也然吾郡自兵興以來習俗日漓民
不畏于法吏舞文冒賄效尤成風市井無賴好議
論官府事即不如意輒造俚語大書匿姓名昏夜
徧揭通衢以為快故吾郡近稱難治侯涖茲年餘
補救揀偏剔奸遏蠹令聞則又日起嘗書諸座右
自警曰以民之從拂而懈其撫字之心非仁也以
士之毀譽而弛其恭敬之節非禮也以上官之喜
怒而舍己以徇人非義也以名譽之隆污而易其

生平之守非智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違禽獸不遠矣信斯言也誠盤銘抑戒之遺意非仕林之懿軌乎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智者德之固也具是四者時以出之弗徼赫赫之名弗為峴嶲矯激之行而事值大體卓然自執未嘗趨時有所翫散如邑吏其貪且殘善彌縫取虛譽人畏如蛇虎不敢鼻息侯首發其奸狀褫職以去民始安枕若此者不賢而能之乎古所謂鹹而不齟淡而不醜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者庶幾

於侯見之今 皇上銳情吏治熙熙乎復虞周之盛尤欲得賢才以布列庶位而銓量人品者又能虚心推引不搖於好惡之偏吾知 大廷敷試之餘加陟賞以表勵百城侯將超然振翮於雲漢之上恐吾郡不能復借乃又知世所謂賢者固在此而不在彼可以為侯慶矣

江岐峰新建溥惠堂序

溥惠堂者岐峰江君所建也君為秀水丞二年廉靜寡求直聲著之遐邇邑侯程西麓公愛其人有

飛鴻亭集卷之六
加焉嘗蠲俸二十金為君薪水助君再拜謝賜曰
某也丞于茲獲從公後與我持以自奉而後豐贍
於旦夕也孰與夫建堂宇以貽公之惠於無窮耶
廼即公所之旁地為堂而以溥惠名焉高明之具
偉特之觀于是乎在始落成日鄉大夫士徵余言
以為賀予聞之夫子語政曰惠而不費至益軻氏
論子產則曰惠而不知為政豈以惠為不足尚哉
為其昧公平正大之體非因民所利而利之焉爾
若斯堂之名溥惠者抑吾夫子所謂不費者耶蓋

君以績學好修屢試場屋不利以縣庠貢待選天
曹授吾秀水丞始下車嘗奉檄署篆矣不閱月而
百廢具興庶績咸舉又司水利矣繕橋梁濬淤塞
行所無事以為民便又嘗督兼操兵矣簡閱率伍
練習進退三軍之氣糾糾競奮其設施措置當於
人心類如此至其自處則奉公循軌矢志不渝恥
屑屑隨時浮沉以迎合上官意上官誤聽不悅君
久之事竟白而直聲益著予聞而嘆曰金煉之而
後精璞磨之而後潤若君者非所謂百折不回者

乎夫丞之職貳於令位卑而秩弗崇以是仕者大率隨俗以就功名中間能屹然自立者指不可多屈君廼不以得失榮悴貳其操而唯直已守道以行其志即斯堂之作槩可識其餘矣嘗觀太史公傳循吏至公儀休獨稱著其拔園葵餼魚二事致歆艷之詞蓋不以自利必能利人不屑屑於榮身肥家之圖則展而為經國之大猷者固將徧覆乎蒼生悒悒乎庶類非徒一時之惠一邑之施而已然則岐峰立心行政固史氏所取者乎君子曰是役也有二善焉在西麓不私其俸而以貽君有同寅之義焉在岐峰不匿其惠而建堂以貽之後見公溥之仁焉後之官於此者登斯堂顧名思義使仁心令聞四達不悖惠愛之施將益溥于無窮如孔孟所云者則斯堂也庶乎其不朽矣丞之不負又豈直與藍田爭勝耶

榮壽篇

禮曹黃門郎隴西張君允溪初以秩滿得封其嚴君壯園翁如君官若母氏為孺人會守廬州郡將

取道省覲於家奉觴為壽以彰天子之光寵行
有期過余請曰萬紀之先綿緒金城數十世矣先
曾祖秋月翁樹德布惠勤力自植嘗道獲遺金以
歸其人先祖克繩嗣之繇以長善方聞秦中家君
席其餘遺少負醇秉知上彛秩孝弟敦睦迨其支
親又能裏誠扶義與物不競孚于鄉之人故以韋
布浮湛閭井間所遇皆尊奉之有長者稱性不喜
榮羨遂居藿食晏然自如嘗曰希冕四辱珎賄賈
禍淫佚滅性夸侈速戾故石戶却迹壤父行歌為

濡首豫也吾外慕奚為哉平居獨銳志義方萬紀
以素業底績躋今官家君年且老尚抑抑抱志自
信母氏亦儷德媿美人謂有冀野鹿門之風焉萬
紀茲奉 恩命歸榮兼獲稱慶斯殊逢也惟先王
終惠之余曰异哉翁其有道者與夫獨行弗囿者
貞遯之節也彊執不變者志士之守也張氏裕有
詒穀惟公克紹不墜厥譽斯以承烈慎慮度德休
於恬養無昏墊於世好故闇而日章斯以貞履惟
嚴而正用造厥子鴻漸未浹棟隆邦家公之道不

於其躬而於其後斯以垂裕啟頤鼎餗以祈黃髮
惟帝錫是邵斯以考祥匪公則孰致之蓋心泰
則慮弗荒天定則誘弗奪行獲則名弗詭是故公
之禔厥遐福也有基哉黃門君奉命而西逶迤
四牡由嵩維以達關輔干旌塞途弭節桑梓公方
偕其孺人白首康寧奉觴登堂式燕胥樂夫亦曰
至榮已矣矧也啣命萬里靡監弗憚著奉君之
忠承顏一堂仳離是慰薦將父之孝斯舉也足以
厚邦彛而重倫教矣詎曰盡人子之私衷乎哉余

也無似與兌溪比屋居京師雅辱知愛因次第茲
語為贈云

紀訓引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蓋道無往而不在言無
微而可忽苟足為修身砥行之助芻蕘之賤在所
不棄是以君子多聞蓄德罔敢自逸也予老矣故
吾雖存當杜門匿影之餘朋遊踈而聞見日寡無
所賴于交傲之益每觀載籍有善可法惡可鑒者
輒手錄以備省覽庶幾為寡過之地吾子若孫慎

之哉或笑以為淺且迂是謂耳食非知味者也

置產引

昔者齊景公既更晏子之宅晏子謝而毀之曰不敢煩里旅卒復其舊宅此臣道也若夫為家則不然故不治垣屋君子鄙其儉竹苞松茂詩人致頌於斯干族之生長所聚居亦不可廢也始吾通籍於朝年二十有四歷官中外垂四十餘載受先皇帝知遇任吏部尚書秩宮保 旨賜歸田三子皆蒙一命之寄薦沐 恩寵可謂有始終矣

平生攻苦茹淡履繩墨以祿俸所入及租課餘貲積置地產若干為子孫計皆償以重價得之吾郡人所共知見者恐日久事殊吾子若孫享有成業不知創始之艱難又淺知於吾者輒藉口未盡償價市席之疑投杼之誤誰復辨之今將地產創置始末開列於後吾子若孫當永永保守無斁

分書引

我承 祖宗之遺澤叨中甲科久享祿位四十餘年愧無寸補復 賜骸骨老處山林 朝廷生死

飛鴻集 卷之六
骨肉之恩無以報矣竊思履盛滿者恒存謹畏之
戒圖允遠者當垂貽翼之方幸有五子孫衆頗多
爾等當念我創業之艱難持身之清白自今以後
務要各持畏心謹守家法敬孝弟以端立身之本
崇儉約以永足食之圖勤誦讀以裕作德之基務
含容以延保家之計勿架高堂勿作竒巧勿縱欲
以敗度勿貪利以賊人勿賤買人之田產為業勿
強收人之子女為奴勿是已而非人勿輕貧而重
富能如此則上足以延 祖宗之血脉下足以為

子孫之法守斯可以為人而不負天之所生矣其
間條件一一詳列于後爾輩其鑒之母忽